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銘

孔道輔擊虵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虵笏闕里傳寶舊笏汴梁既下入宣撫王公家公之子以傳彥遠張君彥遠屬某作銘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己酉十月日書

大橫庚庚色棗漆殷血一線著惟迹殷士膚敏世載德天以原魯配秀實文楷指拔兕屈軼屈之版持氣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指月

曾經 武明

作妖蛇區區辱吾擊正以痛快與泚一徂徠之銘
堂狐筆神物當為吾道惜屬君金匱秘石室一日
龍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然

良佐鏡銘

郿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月之光天
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閎衍博大
之義寓焉向戍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
因取注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為銘良佐忠於慶
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
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為治心之要

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時之金金城之功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
者而觀之不過為擲縱巾帨几杖盤盂間之一物
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
且夫昭曠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
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須眉之不燭妍媸之不
別與亡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亡視同
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
不得比一物巾帨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
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充

默庵銘 為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其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喑啞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缾靜如持城其中鏗鉉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脉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匿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溫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為辱我以貧為福人以儉為訝我以儉為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斁

無絃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言奚貴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琴無絃絃會當具尚因正聲以識真趣

最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揚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為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俠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為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攷之

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為作銘

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外內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醲四體以充孰不彖爻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鍾閑聰誠有囂囂者存洶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秪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彊而子孫吉者將非為善之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癲舌嗤一時無眼禪匡床兀坐差獨賢恩澤小侯佳少年威儀秩秩賓初筵榮觀燕處防未然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雲驊騮渺翩翩

仲寧提領年甫弱冠顯襲世爵蓋嘗從吾友輔之教授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蔗諸老於所居之超然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為請因就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

苦為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槨之下六年羽化之後
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
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
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
真人像於中使其從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
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
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
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為作太古堂
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磋柱不移一念萬
年後天為期虛室白晷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
聲其所君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溺玄學希夷大
易精微致身蒙皇羈鹿摽技穴居野處旦暮見之
彼傑隱行惟小智自祕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
復者殆昨暮兒耶

皇極道院銘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為
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探三聖書而問
津焉計其真積之力雖古候鑿卜精詣絕出猶為
餘刃耳道風既扇蓋車時徵曳裾　王門大蒙寵

迺三年以毋老得請歸在鎮陽行臺奉被
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為皇極道
院年月日某實叙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卿河中
人姓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秉
彝有物有則厥性皆具固有而失有涯有朋有比
其德匪伊司南倀其趨埴于帝其訓王道正直福
自爾來加歛而錫洛爾屋白屢然後得言以道敦
中由權說賢王好善而廉而色相守厥居方穀之
實善頌善禱香火晨夕黍惟君師來建皇極

長真庵銘

淮安張澤之為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譚公舊
隱之跡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
具矣用譚公之故名之曰長真庵志明初隸唐州
營卒在諸黥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囚有矜憫
之實飢飽寒暑每為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貲產亦
享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即棄家
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請還志明確然不移
遂入崧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即僊翁積年避壬
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寨遠堵于韓城而

居之道俗歸向以為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
郎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
烱然人望之知壽有所養者長真為得人矣幸吾
子為之銘澤之予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叅用溪
南詩老辛敬之之語為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揚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
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
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即色而實相即空
而法身孰妄而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揚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
從長衡短狀若屐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
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為
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存物強名在我自
然爾目惟鸝爾味惟鳳鑄火維鍛氣中產之售濂
室緹衣致賓遊之奉彼金樞而不知泉生而雲滃
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實珍剖不加玉重吾
知一日而浸百時恐於漢陰之抱甕

覓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文如藂書與松陵集予俱皆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既博贍而才亦峻絜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然識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摽置太高分別太甚鋭刻太苦譏罵大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穿怪無聊頹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倅不面枳庭和埋輪叩馬鄉舊髣髴凡以拙後惠如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盛哉宋儒為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聞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歆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于聊城寓居之西牕

畫記二

朱鏾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侍双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

吾州一在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存亡未可必存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己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歎州里舊物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為贊以補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紫府今五臺二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真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

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為之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圜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珮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衰固如是歟

趙閑閑貞贊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歛避於蔡無可党竹溪之後而竟推為斯文之

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
濕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温見于丹青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鳳衰無周龍移啓魏殄瘁
攸屬古為悲欷人知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為中
國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為
可教為進譽諸公閒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
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為挽之奬借過稱穿
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
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内翰欽叔為元氏黨人公
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為監試官
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
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為聳動顧座客
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公之篤
于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
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
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鄉自奉養
如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
寧欲為利禄計欲使之函進得以斗升活妻子耶
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兀兀近五十

而迄無所成用是為媿負耳北渡後求汴人趙濟
甫為公寫真因題贊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
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禄期我然則
今所以事公者雖出于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
弟子之私也哉

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携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
所馳不足以北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迴公
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為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
牙絶絃千載一人猶以旦莫萬里一士且謂北肩
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顔如渥丹雙瞳烱焉彼粹而
溫既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猶可以髣髴其
足音之跫然

范鍊師真贊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宫時范鍊師已東
邁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真求予為贊鍊師初事
崑嵛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棲霞年今復有玄
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

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
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
宫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橫絶四海者亦何慕冥冥

之鴻耶。

○寫真自贊　崧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孰宰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為德秀之尼。蕭散不足以為元卿之第。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緼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卹。橫身於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介山馬鄉雲漢為仲晦甫寫真燕坐蕭然六籍在旁目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為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誘循循敝則新兮司南通途及門而堂自致身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所學所知效之所天遂及民兮河潤九畢海潤百畢煦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孰儒孰緇磷兮緇衣好賢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有若人兮

張幾道鍊師真贊

玄學為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書五車吾知為盜夸若夫自後而先絕素隱之累方

外而內無多歧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龐耆艾者其未涯也哉

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莅登封侯之來前政適為飛語所被羣小焰焰如棼絲如沸糜殆若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吏夾留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郎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介寡丁之衆寡里社之小大輸送之近遠詰問詳審

纖悉具備著為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二粟之歛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強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耕遭田父野叟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為感勸以為前予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槩侯之治仁心以為質不屑屑於法禁人有犯導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為夸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

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
莫不以慈前為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
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即相與
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茲邑侯往矣吾屬能
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
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
中進士乙科釋褐澄陽簿即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皆章綬盜符魚肉視
人以膏自濡百膳踵來惠而不鉏饞喙既饜督之
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歛揫幾何日腊以枯孰
當膏之俾是敷腴侃侃薛侯仁信篤誠優[illegible]
恥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褰驚流浸薰醲千室更
生侯勸于郊民爾艮苦治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
而逋孰為汝所不奪汝時不急汝租無墮不勤游
末是趨辨爾種稑秬爾黍畱畬區爾欲深苗爾欲疏
粮莠既芟盜賊既除穰穰滿家貢以美餘民拜侯
教我敬我吉宗追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賦
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
此暇時從侯于嬉有嘉者未將獻而失民謂我侯
豈當移狄蕭條馬鳴我侯于征侯無慍容民有嘆

聲吏昔屏氣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予渴
未濡敝其泉流予暍未蘇徹其庇庥侯去不留云
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為雨崇朝萬國
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東顧瞻裴回嵩丘盤
盤頻水潸潸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書

癸巳歲皆中書耶律公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
中書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
惟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
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
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事
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閤下言之自漢唐以
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

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俞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榱桷豫章節目礱砥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櫨楹楹楹楹棧甍榱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蒼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鄉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徵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縡李謙翼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柏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洺水張仲

經虞鄉麻葦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

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其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肅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illegible]巳歲往荊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

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
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問吾
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
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
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為慰耳九月二十三日
忽得足疾證頗整者急揉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
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
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妬者之口亦恐是殘
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寄
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抄錄

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為一
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
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
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為商略之碑石想
亦未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
聊跡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為報也時
暑自愛不宣

• 答中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敬重甚
非褒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侯邸之

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非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糾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然亦何苦以不肖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博謂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碩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 蒼聰上人書

某頓首啓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付反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佑甲戌南渡河將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庶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歉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十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

之多積之之久掉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
未能至于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贋攷古今
詩人之變有蘊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
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
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
謂無復真賞乃今得方外三四交如上人者其自
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
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
而饜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為
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

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郎
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
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答大用萬戶書二

某頓首啓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
慰藉之厚內省衰謬媿無以當之耳郎日伏惟起
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
氏羅鍾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
知之臨行聊此為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啓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衰謬無以當之郎

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
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郎欲東行繼聞相君北
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婿能言之所需橫笛侍女
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敬器賦全文
并跋語千萬録寄欲入見聞録守時暑燻學為親
加愛不一一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始定終緩守文之期式遵有教無類作人之効可
徼言念吾州文崇廟學傳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
際（侯守名慎微字機先）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要守名介極字伯升）
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廟學下有双鶴觀）
連岡雄鎮於九龍（學在九龍岡最上）弦歌絶井邑之譁章
甫易弓刀之舊孫內翰之科名相踵（孫名九鼎字國鎮國初狀元郡人）
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醉軒先生所作名孝錫字仲純徐州人）不圖
刼火之餘遽有園蔬之嘆頹斬小已猥守大藩方
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
齊宣由稷下垂聲不能廣厦以庇賢良媿萬夫之
觀政況乃玄壇並峙佛屋載新關檀施於奔馳戰
效之場化金碧於顧盼頻呻之頃何私有百神之

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人

清真道院營建疏

奉為本庵欲創聖仙以為焚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弘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齋廚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為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藉之相先凡我同仁幸垂一諾謹疏

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僊聖所廬劒飛而古栢仍存石潤而仙蒲未老孰為真隱再暢玄風揚潘馬之徽音續覃劉之正脉李公大師源分渦水名動漠庭靜一得精微之傳冲退為衰薄之鎮惟望拜之祠既舉而司真之治方虛敢因黃鶴之書敬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遥玄都石壇佇尚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典國院改律為禪請住持疏二首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真實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換轉話頭

指東畫西。究竟不離當處。眷茲興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舉開山公。衆集公清風匝地。滿月當秋。不甘北凱之鈴鏞。自得壽寧之衣鉢。僧嗣壽寧月光明既露。雖擬蓋藏。賓主相諧。共為推挽。雲山改色。鐘鼓同聲。暫從華表之游。盡華青氊之舊。法遊龍象。同歸佛祖之樁。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壽。嘗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為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祖之田園。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蔬鼓粥魚。粗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閑。幸我賢侯。特紆深眷。謂打地之清風未遠。而開門之勝槩空孤。變遷既異於古今。授受寧論於甲乙。誰其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輪挂樹。斬新別出一枝。佛國旃檀。何暇更求他木。其公清標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圈繩。穿透向上諸人鼻孔。林間几席。坐斷天下衲僧。古頭既為大事因緣。化身合與末法衆生。援手。自教自禪之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戀舊巢。自是龍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結之樁。永為皇家。延百億萬年之壽。無勞擬議。使前承當。

曹子歸葬疏

松栢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久要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祐才名誰謂雍容閑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慕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illegible]一[illegible]

未了且行路有鄉閭之故豈徒哀無賵賻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溫序之鄉閭汴上麥舟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為業人謂東南之羨盡在是矣予嘗竊譏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敝於不相統一有連鷄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為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矣恐三子者不為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婿馳射婿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隋弭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躄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為一的雖風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為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為一身不暇騎騎不暇轂轂不暇的以求中於奔馳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碩嘗與焉敢請外厩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碩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衛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洪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為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為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作射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羲黃醇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

中氏此余二十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傳生祈仙山寺中蘇晉降筆寫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偽無一真中有義黃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為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余前身歟抑嘗見余詩竊以為已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余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既以余詩為渠所作故余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編佛長齋半生枉伴蒲團過酒壺樓卧一蹴歷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麽醉鄉天太少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為惡月端午為惡日赴官者頗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為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戶而乞予於余余以為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

史漢魏晉之書為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詩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待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故文價不能舉宜為造物者之所秉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户今六歲青衿繡襦溫然如含玉之璞瑑而文之將為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媪火爐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録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度使衛所著千秋録備矣蓋自少與而降得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為微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家譜者以節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敖高宗冢任為遠祖司空倩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舉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宗聞其有禮學擢為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書子暄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徽已上失其官號俱為唐

人獄之子諱懷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
燦牓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理評事
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
見譜諜蓋自司空而後為鄆人南華而後為曹人
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建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
子襲淳化三年孫何牓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
七子宗聖宗傳宗回宗弼宗旦宗奭宗昱宗傳宗
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傳咸平三年陳堯咨牓擢第
初仕蜀川後乃隔絕不知所終宗弼大中祥符五
年徐奭牓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譽藹
有鄉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
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為
稱道之享年七十娶冀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
備儼傳佑侅佖偕倚備傳侅四子登科郎節度君
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牓擢第
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
氏生四子伊灝佾侁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諶倚
元豐五年黃裳牓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
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碑其名於餘官之
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牓擢第三子穆之

伯之適之傳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牓擢第繼登
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祿寺丞出知虢州朱
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
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郎節
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
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倣嘉祐四年劉輝牓擢
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
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
寧九年徐鐸牓擢第終於丞議郎濟州鉅野令縣
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國冉丙因登科
先之元豐五年黃裳牓擢第終於衡州茶陵令貫
之字以道後改名乂元祐六年馬涓牓擢第張君
向辟為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
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郎節度君之高祖
也生六子周同岡冊冉甫皆業進士說之建炎五
年李易牓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
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撽文商文學素勤學
古可使入官令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
享年六十娶傅氏郎龍圖公之女孫也四子默默
默默後改名休復字子泰風儀秀整襟量夷曠

博學有文老居沐梁娶江氏郎金紫公鄰幾女孫也有陶丘先生文集行於世諶九舉終場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何昌言牓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令三子大有大聲大臨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累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驥岡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解危滄州奏補拱輔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郎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冊字元功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為施內翰朋望詩酒之交生二子驥騏皆早世冊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士龍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強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雞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雞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衛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衍字信叔穎悟早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年黃裳牓詞賦進

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己卯歲饑民無所於糴公乃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衆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圮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為尚書省掾歷粮草邊關知管差除三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姨母郕國夫人不時入禁中干預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宗室帥慶山奴軍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為決杖八十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温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搏諸司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温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温果可罪當貶逐温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哀宗為之動容乃出温為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萃公領陝西行臺奏公權

行充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
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
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
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
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甲充秦藍
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
九日軍至陝將由閒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
大雪中士卒饑凍不能戰主帥兀典棄衆降敵公
為北軍所得令去巾公頓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
耶我終不能降迴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
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授佩刀
自頸時年四十有六哀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
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子男二
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授字仲經女一人
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璹瑾皆業進士瑤瞰
琨及女孫二人尚幼初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言極
諫擢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
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非黜之則無以
致中興章奏召道真赴都堂問孰為可相道真以
尚書省掾商衞對當是時上新郎大位經略四方

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
即命驛召致之復右司諫天下相望風采道真亦
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
事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事長上
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見愠容
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
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求世之學自名
高者闊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
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
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
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
用遣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斯世惜也故好問
銘其墓云 按公所藏及記録者有唐武德三年
遠祖司空勛國公開山誥有體質平允才器敏洽
宣力義旗功參造珠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物也
已下皆晦道堂題詠備在家録 自餘玉牒授之楚尾毛觀復給事中
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那商
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
庭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
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與祖尚書左丞壽

國公金城高汝礪巖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尚書右丞汶水賈守謙益之諫議大夫濟南許古道真戶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臺山楊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羊鄉大司農戶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扎詩篇在家錄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凜乎其德讓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為時賢所推重如此尚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為千秋錄作後記因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間從濫觴之微涓涓而下絕及其合支流會衆川儲蓄淵渟盡洄洑舒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迅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迴顧盼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鄉館嚴侯之門者十餘年侯溫然執擁篲之敬海內名勝率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玉立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媺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閑樂易福祿方來他日羔羜成群極人門

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為超絶元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渾北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住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褫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

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屐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癖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人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為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求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耶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恃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耶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取異於世耶

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

原房某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亘萬世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臺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盛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賢政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瘁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闕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兒郎偉拋梁東井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

始衣冠禮樂有儒宦
南極目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
說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鼙學館大亨知有日富民未用
笑朝蒼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鄉儒風子弟於今
有矜式
上漢月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金璧光芒
三萬丈
下絃誦洋洋新英代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
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
蘭絲不媿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南陽廨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
國家謹官府之常緊政作之果宜樂成之有在
茭從舊邑改隸新州一朝公廨之遷三政民居
之雜處吏卒靡瞻依之地簿書失稿鏞之嚴加之
微耳稍憊公移郎至度財計役有司誠憚於紛更
習陋安卑職者亦為之竊笑眷惟吾士今號名藩

田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蔽樵樹入春陵猶有故鄉之戚郭豈有宿為十萬戶之長地方二千里而遙陛級不為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 後逸

外家別業上梁文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匱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輝蠹書擬鷄虫祿薄猥以勃窣般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矣公私之俱鑿困於春夏之長齋窮甚祈骸死唯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當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冗構亂群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為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 文選謝平仲原內史表

誰受賞於戎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取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首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虺以成蛇追歸之騎甫還射弄之弓隨發予此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以流言之自天下名士造謗者三三亦書中校舉之類也止知神理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充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主録事寄草堂之貲占松聲之一丘東臯子北山賦菊花兩岸松聲一丘延桃花之三洞予此別業也白子西所居相近東牆西壁無補圻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戶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俟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盆澒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媿奪園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帝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晉人如亦足矣輒取合歡之意潰爲助役之謠兒郎偎抱來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處且將耕獲教兒童

南牟谷山中好石金袱襲一遊無脚力會稽禹穴

更須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

浣花溪

北老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

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聰昏

無復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

行時稼長松萬仞行遶茅舍又云夫公七十自勝鏡將到見稼行時稼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為美鄰德不孤子期來作知

音曹子期吾友生季膺早思命駕袁緯文留滯燕京起居飲食身為

無事之人伏臘歲時家有長生之祿旁沽親舊共

樂安閑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恩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

夘翼之未終忽栝捲之來棄敢伸悃愊仰訴昊蒼

中謝伏念臣母張婦德成家安儀範世儉必求於

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

者其勤蓋三釜得甄榮之祿百身無可贖之年消

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
福之可徵敬叩玄科竊依真廕土灰有望儻沾再
造之仁草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感然後懲恒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
洪纖同萬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殫悃愊
仰叩希夷中謝伏念臣某塵刼賦形昏衢失偶會
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州因循十稔豈
微勞之可錄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
陷沒塗之荊棘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持固
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撓在摧折以何堪悔莫自進
孽將安逭眷深衷之有假尚後福之可徵載舉玄
科竊依真廕恭惟至公立德弘濟為仁閔其翻飛
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灰有望儻密善
貸之私溝壑未填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戶青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菑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
欲敢殫悃愊仰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
睚眦時緣之幸際撫氣質以奚堪戶封已迫於通侯
子婿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翼乘是憂果惟瘞夭

之殊危失保家之長尚頼至仁之弘濟庶幾大道之曲成恭捧玄科竊依真廕自同草亡固所謝之莫知未郎灰甸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扣玄科切依真廕有相之道何知陰隲之私永建爾家尚覬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祁雨狀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惶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方膏潤千里靈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和氣自開歲以來雖嘗祓一漑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秋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連播匪秋神明則將疇許乃洎吉旦謹遣管內僧某道士某躬詣靈湫奉迎甘澤某卑職所限止於道左顒俟雲輿風馬尚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粤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

秋以紓日夕沴氣所召百媵踵來種類之繁蔽映
天日如雲之稼一飽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
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中年今為異政貪墨汝罰
詎曰弗靈言念茲時瀕於陸沉吏實不德民則何
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救敢殫志願神其憫之

為第四女配婚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
孫元某謹以家奠敢昭告于顯曾祖忠顯府君曾
祖妣王氏顯祖朝列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
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嶽府君顯伯
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
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八月為第四女擇配得
世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婚家吕龜筮叶吉今正
是時廟授有儀式伸虔告尚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
以家奠敢昭告于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蒙蒙
累貽禍庭闈龜筮告期迫於襄事尚假殘息勉瀝
血誠維先夫人系繇鼎族天作之配嬪於我家婦
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無慙維我嚴君

蚤逢昌運仕非為巳義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
饋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功實資內助謂當
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榮養相彼庶品資
於坤元得一靡常倏焉傾圮貌是莹獨託體何從
創鉅痛深百霣奚贖人皆有母今我獨無哀哀昊
穹忍此荼毒終天一慟五內崩離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綱密文峻不免嚴而少
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
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
而望之知其為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
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
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
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
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
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南麓
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
清卿許司諫道真為一時龐許且置若党承旨王

書八分閑閑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氷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借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胙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秘皆纖悉道之故特人推畫中有畫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參治中平蕭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耳九歌遺音易西山蒯泉山蒼梧千章竹萬竿嶺頭雲自閑杏花殘欲春閑立玉蜂前水一灣鷗飛落照間正大三年李春二十三日為松庵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荊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劘虎兕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趨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為一窖塵誰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間奚

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今夫彼而取此道腴時儁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掌兼以勗諸已閑閑公此詩為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心畫玩其辭旨不覺歛衽生敬公嘗為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倡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為過草況工妙如此耶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下為多一不為少尚計少作耶

跋松庵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文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為過必有能辯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辯之賦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抵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手消彊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白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戒客不醉亦陶然此為佳句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題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深類其為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其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用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大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崑黃華黃山諸

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維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準州日戚子云夢相任醫面周廟貴絨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此詩渠家青氈其實秘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鄉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爲言內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其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諜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鄉史以私憤撰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僨而不

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叙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雖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為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紬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下容僞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顛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宁表孰謂不有以啓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其公夫人子姨也獲覩世德名氏敢以燕辭繼於王内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婿何東元某敬拜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勸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僞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為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撥地以為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既不聽即致相部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

臺東平威惠並學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吉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從記尉里僕竊以為未盡何則追述前賢鄉里後生宜任其責柳子厚先交紀近世名臣言行錄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扣告見貫文顯之嘗試問之以為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為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脫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為門弟子邵拋貫作春雲出谷湖天清畫千崖秋

氣雪滿群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為書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潔而遂於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即入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松山時曾見之能[illegible]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投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頃還舊觀故喜為之書余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壬[illegible]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illegible]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宰相[illegible]是先生弟昆行有詩文二冊號南[illegible]以備遺忘亂後唯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崗書柳子厚覽一詩

龍崗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

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賦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為樂府絶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故逸絶夫翰墨哇逕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謹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遺山先生文集後引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群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窮歲靳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迁文譽日崇作詩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為尤長不惟可戶追配古人而一時學罕見其匹士林英彦不謀而同目之曰元

子尊之也後雖出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
倥偬之際不廢吟詠北渡以來放懷詩酒
游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爲榮閒作
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叙
事之工槩可見矣
國朝將新一代實録附修遼金二史而吾
子榮膺是選無何
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椎文鉅筆不得馳
騁於數千百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
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即其家購求遺
藁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爲引余
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
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
顧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
以平日親所聞見與夫同志之所常談
者書諸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獻秋七月已
丑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遺山先生文集附録

金史文藝傳

遺山先生墓銘

祭遺山先生文

元遺山真贊

原古上元學士

壽元內翰

辨磨甘露碑

游華山寄元裕之

寄裕之

繫舟山圖裕之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岩

李平甫爲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繼作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爲圖同裕之賦 韓筆定 袁霍盈之家物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次韻荅裕之

寄裕之二首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

贈裕之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爲寄因以山中之意仍其韻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一字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九日登少室絶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送裕之還嵩山

遊丹霞下院同格之鼎玉分得留字

送格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和格之二首

題格之家山圖

贈荅史院從事

送格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渭城煙雨者因及之

寄格之

占月一篇爲格之賦

哦格之第詩葉有鷃聲衖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跋遺山墨跡

遺山先生挽詩

題中州詩集後

金史文藝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嵓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太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

書省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illegible]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縱橫制作絕而謝絢展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蒐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趣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社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若干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匱藏於燕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屈爲撰述既而爲編輯與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捃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遺山先生墓銘

郝經 見陵川集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昇歸葬奠文酹酒哭于畫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

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叙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豔怪誕癖澁寖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踣益爲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咲大以爲異麥隧廢絶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縛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絶去浮靡造微而神來絫發雜弄金璧糅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

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趣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噎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絶其有功

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
章法度義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爲而國史實
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
願爲撰述奏可方開館爲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
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
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
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
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
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
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係出拓拔故魏姓元
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
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
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
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
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
子學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肆意經傳貫穿百
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
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
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三年進士第
不就選往來箕潁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

其什人爵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
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
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大夫人衰疾
辭劇致養轉內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
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
十有八卒之其月日葬于定襄之先塋前配太原
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女三人長
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賈技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爲詩文作
無益糞壤擲弃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
入蘇黃室開闢文源翦荆棘大藪復完金玉孽爛
熳長醉恩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妬護前喘肝
臆群犬燒燒共譏嫉塵埃野馬爲鬼域遺山岩岩
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戢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
高寒拓拔國馬舁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
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遺山
先生之靈嗚呼氣數之窮靡物不壞或者不論胥
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于

成是理其可明邪嗚呼先生萃靈蜚英羈非宦學
巖巖稜稜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爲閒世生（閒閒勿見）
（公文自是閒世主著）渡南河而爲名公入京師而爲名卿張
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掞鴻
章而振纓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攄塵言
與滯思瀹鍋濁以爲清闢斯文之洪源俾灝汗而
淵聲而乃汴蔡淪亡蜚血凌城氣數俱盡萬化崩
騰時惟先生獨矯首而行挽嵯峩之日慧欲曙之
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
義藪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
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邪去魯西來華峻有
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
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邪嗚呼先生雅言之高
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体金石之
有例足以肩蔡党樂章之惟麗情致之幽婉足以
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搖天地之筆囚鎖造
化之才究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
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
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
尤爲可哀也嗚呼哀哉尚饗

元遺山貞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蔡辛與坡谷爲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嗤玉噴珠肴花飲醇而乃義香讀易坐席凝塵假邪貞邪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邪

原古上　元學士

麟死九鼎淪萬世無孔孟文字糠粃餘扶藉不絕聖伊昔大觀李天王始失政中聲入窪遙吾道孰不競金源東北來一洗河海淨斯文甚濫觴幾墜土梗橫吳楚割半天瘡痍僅續命伊洛遽騰朱張立朝廷弘肆六藝學俾與日月並中原有奇才詞賦方鏗訇天門黃金榜赫耀動萬姓君臣此爲得文師此爲今或者語詩文環視驚聘聘孰意元化精不遂入昏瞑沒發自蔡党高步出遼邊墨浸天壤深筆掃風雷勁絲綸帝載熙訓誥王言堂諸公繼踵作互競造化柄黃山與黃華雙鳳高蹭蹬清風玉樹鳴千古一輝映有若閑閑公光彩壁月恒雲煙恣揮灑乾坤快歌詠亹亹金聲鏗矯矯銀鉤硬楊馮李雷麻嶷嶷脊脊倡應五行連矗天四海望而敬偉哉遺山老青雲動高興文林剡荆棘翰

府閑蹊徑秋空玉琴張摶拊分雅鄭三閭一曲歌
忽喚劉伶醒哀哀汴蔡亡六合爲懸磬此老獨孤
然聲價駭群听振袂夜孤霞珠璧飛敎謦人宗一
伐代文天賦百年感紛紛夸毗子捆摭爲訾評自
謂人勝天詎知天已定行行野史成共爲天下慶
作匪建子月投我以照乘蓂屋驚見斗寒焰忽蟠
亘經也生已晚串及拜先正窮閻一束書十載成
墮甑學問苟有歸貧窶安足病今乃得溟渤問津
有龜鏡挈我登龍門綆我出虎穽摇摇風中旌茲
始見依凭緬思先世澤于今果無竟嗚呼世道衰
欲語寒淚迸何時銀漢與世開馳龍昂頭冠三
山俯瞰旭日歲陸沸闢文原生民共涵泳

壽元而翰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庚吐焰横太虛遺山先生曳
長裾醉鞭黃鵠來天隅蹴開化窟肆搜耻玉斗倒
瀉明月珠九原呼屈原底事爲焦枯青雲問李白
佳句今何如百年元氣一盃酒千丈光輝萬卷書
高歌一曲歌聲價百碑磔雲璈宮徵奏玉宇春鶯
啼拂鳴天衢惜哉時不與命偶西周削弱爲東都
明堂一柱入樵採安得致主爲唐虞遺山山頭有

舊廬歸來亦足爲歡媒既有蹔地風雲之驤駒又
有竹花弄語之鷄鶵仰天一笑萬事足倒騎箕尾
遊蓬壺

辨磬甘露碑

國賊及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訟德召
學士譚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
艸第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
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肩闔流涕數摶黃封幾斛
米賣却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充柝口
無醜顏作詩爲告曹蜻蛚且莫獨罪兎遺山

游華山寄元裕之　趙秉文　見滏水集

我從秦川來遍歷終南游暮行華陰道清仲明雙
眸快東風一夜横作惡塵埃咫尺迷嵓幽山神戲
人亦薄相一盃未盡陰霾收但見兩崖巨壁挿劍
戟流泉夾道鳴琳璆希夷石室綠蘿合金仙鶴駕
空悠悠石門劃斷一峰出婆娑石上爲遲留上方
可望不可到崖傾路絶令人愁十盤九折羊角上
青柯平上得少休三峯壁立五千仞其下無址傍
無儔巨靈仙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雲頭或云奇
勝在高頂脚力未易供宜搜蒼龍嶺瘦菩薩滑嵌

空石磴誰雕鏤每怜風自四山而下不見底惟聞
松聲萬壑寒颼颼捫參歷井到絶頂下視塵世區
巾囚酒酣蒼茫瞰無際埤視五岳芥九州南望漢
中山碧玉簪亂抽況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
中漚上有明星玉女之洞天二十八宿環且周又
有千歲之玉蓮花開十丈藕如舟五鼠不朽之長
松流膏入地盤蛟虬采根食實可羽化方瞳綠鬢
三千秋時聞笙簫明月夜芝軿羽蓋來瀛洲乾坤
不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輪君且為我挽回六
龍轡我亦為君倒却黃河流終期汗漫遊八極乘
風更覔元丹丘

寄裕之

久雨新晴散痺頑一軒凉思坐中間樹頭風瀉無
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宦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
得老來閑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繫舟山圖裕之　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

岩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閑名字不經從
我改便攜元子讀書山

李平甫爲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其亦

繼作　　楊雲翼　俱見中州集

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獨難況復山中人讀書不求官東
嵓有佳致書室方丈寬彼美元夫子學道如觀瀾孔孟
澤有餘曾顏膏未殘向來種德深直與山根蟠之子起
其門孤鳳騫羽翰計借聊爾耳平步青雲端竭來遊京
師士子拭目觀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
殆如平生歡舞雩詠春風期著曾點冠五言造平淡許
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倡而三嘆世人非無才多爲
才所謾高者足詆訶下者或辛酸吾子忠厚姿不受薄
俗漫晴雲意自高淵水聲無湍他日傳吾道政要才行
完會使茲山名與子俱不刋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李純甫

遼鶴歸來萬事空人間無地着詩翁只留海岳樓中景
長在經營慘淡中

馬圖同裕之賦　韓肇定襄霍益之家物

天馬飛來不苦難雲屯萬騎開元間太平有象韓生筆
曾見貞龍如此閑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趙元

蓍龜不須問我命只自知多生墮宿業世網纏綿之驊
騮受羈銜大笑跛鼈遲鼈亦復笑縮首甘自卑何必參

菜園物理本自齊檳榔可消穀志士常苦飢殺之萬人
雖猶不免此識我懦更多病區區欲何為鍾鼎不可倖
藜藿分所宜安能如黃蜂為人填蜜脾清白儻少汚平声
後人何所貽初學悔大謬篆刻工文辭年來厭酸鹹淡
愛陶潛詩愛詩固自佳其如未忘機回頭四十年言動
俱成非誰能逐世利日久常規規惟當種溪田與子當
相期

窓扉有生意山間春到時長安冠蓋塵游哉不如茲西
崎將有事老農真吾師不見元魯山夢寐役所思遺山
乃其後輩豪文豪詩時復一相過照眼珊瑚枝[illegible]

攜來為子卧聽之
少從白衫游氣與山峥嶸一念墮文字腸腹期拄撐多
攙天所災室暗燈不熒拈書抓頭聽鼻息春雷鳴泰山
與鴻毛何者為重輕蹄弘與渤澥誰能較虧盈如能平
其心一切當自平
嵩箕有奇姿出雲何悠然雲山足佳處留客今幾年有
子罷讀書求種山間田栗里愧淵明香山慚樂天二老
已古人相望雲泥懸得酒邀月來對影空自憐攝衣欲
起舞稚子不須牽

次韻答裕之

薄暮敲門喜客佳水萍風絮共天涯行藏一話傾心肺
古律三詩淬齒牙朱研不妨閑度日青山終得共飡霞
扶持老病須君輩滿地豺狼萬里家

寄裕之二首

泪没兵塵滿鬢霜貫鄰心樂古清京閑陪老秀春行脚
悶欠曜元夜對床正欲脫身求免窟誰能隨世轉羊腸
南陽未比嵩陽好滿眼交游即故鄉
老懶愚軒百不能飽諳人意冷於冰清狂舊日躭詩客
灰朽而今有髮僧眼累帝金三丈日話延雪屋一龕燈
新關一逕通蘭若斬盡清京舊葛藤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魚入深淵鶴在陰飛潛何幸遠庖砧乾坤萬里雲無迹
氷雪三冬拓有心故國鉤留清夜夢歲華分付白頭吟
華川擬作桃源隱共與青山閱古今
古屋颼颼四壁塵不堪憂獨足吟呻旃儲看客常年慣
家具爲農近日新世味飽嘗唯可嚼詩情漫苦不醫貧
相從分我西山半欲乞曜元伴老身

題裕之家山圖

繫舟盤盤連石嶺牧馬登登倒山影山光水氣相混涵
中有元家舊廬井鴈門一閉豹虎場駕言投迹嵩之陽

青山偃蹇不可將十年竟墮兵塵黃東巖風物知猶在
說與寄庵神已會一揮淡墨能似之清輝遠寄形骸外
元家故山吾與鄰夢見不如畫圖真舊曾行處聊經眼
未得歸時亦可人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　馮璧

寺元魏離宮十日來凡兩前與髯卿偕齋資少朴往其
特已尊暮諸勝不暇訪今同魏諸孫再到風煙上寺僧
尊彌椎深肅瞻仰往礎門限砧追琢成大壯不見磨
琢痕瑩滑明滉朗摩挲三嘆息後世無此匠晚登西南
亭碧玉對千丈如玉官天柱如太華仙掌留宿贊公房
秀色夢餘想夜靜耿不眠泉溜琴筑響悟髮冲今不來聯
詩共清賞

贈裕之　麻九疇

向來三度見君詩常望西山有所思誰料并州天絕處
相逢梁苑雪消時賢人樂古聲猶在聲叟文高世豈知
只恐神嵩不留客秦川如畫渭如絲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為寄因以山
中之意仍其韻

石華政可採負我孤舟蓬胡為紅塵裏擾擾槐安宮山
間綠蘿月一照千巖空洪崖去不返清游誰與同空餘

松根泉雜佩流無窮人心墮泥滓不如與天通舉頭視
霄漢浩露洗心胷
日月兩角蝸天地一粒粟老盆可徑醉豈擇瓦與玉大
笑區中人朱門丐粱肉清曉登少室日夕眺王屋紫煙
晞我髮碧霞貯我腹溪中有白雲萬事付濯足物物懷
幽情不獨蘭與菊
南風入桂樹高葉碧崢嶸舉手戲攀折上與雲煙撑黃
金間白玉遍地先晶熒笙簫坐間發鸞鶴空中鳴浩歌
山谷應起舞衣裳輕一尊石上酒如我浩氣盈目送飛
鴻盡青雲萬里平
國風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爲玉臺詠鉛粉嬌華年政
須洗妖冶八駿跡之田青青明月露碧樹涼風天塵土
一一盡象緒昭昭縣寂寞抱玉辨爭竟擢尾憐韋有元
公子不爲常語韋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　留淵

幼安謝辟命子雲老寂寞趨嚮豈獨異時命非所度我
久困流離一壓永負郭雖無斬敵功尚舉力田爵崧少
啓吾封四履盡伊洛有客來問津醉眼入寥廓世事久
閉眼終日只捶昏清風何處來佳客已在門倒屣仕從
之玉色向我溫妻孥趣作具歡喜傾瓶盆清夜襆被往

共就遺山元朝謔及俳語發揮間微言懸斷漏天樞高
嘯驚鄰垣胸合政相和意到俄孤騫恨不倒困廩矧肯
留籬樊弃屬獲珠玉披榛見蘭蓀我脉已三折醉墮偶
全渾知無適俗韻量力任灌園二君清廟器巾冪華曩
尊蒼生望休息朝廷待崇尊出處殊異途會合難預論
此樂未易得此夕勿憚煩白酒率初子黃鷄溷諸孫水
樂喧後部山鬟秀前軒一醉萬事休商聲滿乾坤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洗耳頴川水療飢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輝未
路風教薄此道日已微相期千載事非君誰得與歸

九日登少室絶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閒居愛重九佳人重相過登高酬節物少室聳崒峩迤
邐謝塵土奕猶出煙蘿欲擾鰲頭萬壓脩蜂窩浩浩
跨積風瀰瀰瀰長河日車昃紅輪天宇凝蒼波指點數
齊州始覺氛埃多我無倚天劒有淚空滂沱驚鱗盼興
渚倦翼占危柯悔不與家來結茅老巖阿歸途睠老阮
廣武意如何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名腸相煽半成灰戰退紛華旆始迴文字喜逢脩月手
津梁愧乏濟川材等閑有酒輒共醉信口俄詩不置才

最憶平生劉子駿紫芝可惜不借來

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　李獻能

玉龍落峽噴飛流空翠霏霏晚不收軟脚山堂一盃酒暮涼閑對兩峯秋

滎陽古城登覽希顏裕之

突兀高臺上古城登臨人境兩峰峰關河落日藏暮草木臨風氣末平虎擲龍拏王伯事天荒地老古今情一盃欲洗興亡恨爲喚窮途阮步兵

送裕之還嵩山　王渥

高懷不受簿書侵清賴鷗盟欲重尋老去宦情知我薄閑來道念見君深對床夜雨他年夢蒲馬西風此日心嵩頂勝游誰得共仙聞仙馭待知音（末句用謫仙人詩語）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

霜落豐山白水收歲華全在竹園頭賦詩鞍馬漸真賞
載酒林泉阻勝游野色自隨人意遠夕陽應爲鳥聲留
仙源回首旌旗隔一笛西風喚客愁（丹霞下寺士人以竹園頭名之）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崔遵

青燈別酒夜沉沉力負相思自不任閑裏更誰留我醉
共來無復伴君吟一枝仙桂知難擬千頃黃陂未厭尋
爲向荆州王粲道安排佳境約相尋

和裕之二首

行李西來便得君相從回首七經春君方倦悉石
我亦私憐仲父貧底事却成今日別拈腸難著

鳶肩火色真將驗馬虎何勞更問辛
不幸還能作幸民十年同醉潁州春酒船載我雖堪老
仕路有時或爲貧少室山人三日惡夷門紙價一番新
益知衰樂終年事未唱驪駒皐已辛

題裕之家山圖　劉昂霄

萬里神州刼火餘九原夷甫有餘辜作詩爲報元夫子
莫倚家山在畫圖

贈荅史院從事　賈益謙

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
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濟南書在子當傳

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渭城煙雨者因及之　辛愿

白酒留分袂青燈約對床言詩真漫許知已重難忌爽氣虛韓岳文星照許昌休歌渭城柳衰老易悲傷

寄裕之

青雲一別阮家郎甚欲題詩遠寄將好句眼前常蹉過佳人心上不曾忘誰家秋月茅亭底何處春風錦瑟旁昌谷煙霞久寂寞歡遊還肯到三鄉

古月一篇爲裕之賦　李汾

古月天不收敵君三萬秋天孫弄明鏡光湧雲間流憶昔放逐江南州金陵女兒歌擢謳草裹烏紗巾散着紫綺裘酒酣把玉笛直欲捫參歷井騎汗牛醉中呼兒摧雙舟吾欲乘流下石頭起來茫茫視八極萬里只有元丹丘丹丘子游人間風塵何爲往復還玉華山人近招我九日朝帝蒼梧山

讀裕之弟詩葉有鷺磬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兄敏之

阿翁醉語戲兒癡說着蟬詩也道奇吳下阿蒙非向日新篇爭遣九泉知

鷺藏深樹只聞聲不着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兄無好語
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諸郎剖腹留書死敢忘先人臨終有剖腹留書之語背
上錦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跋遺山墨跡　劉因見容城集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
注家參校有他年

遺山先生挽詩　閻復見元詩

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誰知別後驪駒曲
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蚓蟲簡錦機春暖鳳停梭
秋應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泪過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見文類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
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
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
内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爲斯世而生斯人氣化
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
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
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
憲度之所流行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

歟無南北雖在萬里外昔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録不遺而宋建炎以後御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感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胷襟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宜藩籬一家爾次視元子之宏度情識滇率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

元遺山先生年譜

紀年 時事 本傳 詩 文

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 一歲 七月出繼叔父隴城府君

辛亥 二歲

壬子 三歲

癸丑 四歲 讀書

甲寅 五歲

乙卯 宋寧宗慶元元年 六歲

丙辰 金章宗承安元年 七歲

丁巳 八歲 學作詩

戊午 九歲

己未 十歲

庚申 十一歲

辛酉 金章宗泰和元年 宋寧宗嘉泰元年 十二歲 從叔叔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教之為文

壬戌 十三歲

癸未　十四歲從叔父為陵川令從郝晉卿學

甲子

乙丑　宋寧宗開禧元年

丙寅　元太祖元年

丁卯

戊辰　宋寧宗嘉定元年　十九歲下太行渡大河

己巳　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二十歲秋試曲長安　為箕山琴臺等詩

庚午　八九月

辛未　蒙古攻西京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二十一歲隴城府君卒扶櫬還鄉住太原學舍

壬申　衛紹王崇慶元年　蒙古分兵拔河北河東諸州郡

癸酉　衛紹王至寧元年　五月金遷都於汴

宣宗貞祐元年

甲戌　二十五歲南渡河三月敏之兄沒於北兵屠城之禍

乙亥　二十六歲中原被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　作飲酒五首

丙子　二十七歲五月南渡河過虞阪寓居三鄉十月避兵於至陽女几山之三潭

丁丑　宣宗興定元年　二十八歲在三鄉閑居汜南

戊寅

己卯　三十歲 登進士第不就送注素兼賴者數年　女阿秀生於登封

庚辰　二十四歲　夏過昆陽

辛巳

壬午 宣宗元光元年

癸未

甲申 哀宗正大元年

乙酉 宋理宗寶慶元年

丙戌

丁亥

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

己丑 元太宗元年

庚寅

辛卯

壬辰 哀宗天興元年九三月改元天興　蒙古國汴京

癸巳　哀宗走蔡州

三十六歲 為國史院編修

夏自京師還寄山玉永寧

三十七歲 辟內鄉令　四月過汜南

三十八歲 在內鄉　縣內鄉

令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

三十九歲 往盧氏 十月長壽新居成

四十歲 在內鄉

作新齋賦　長慶泉新廟記

作行齋賦

宏詞七篇皆是年所作

四十二歲 遷南陽令 七月按秦陽陂田　八月京居

四十三歲 權尚書省掾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 入翰林知制誥

四十四歲 四月末出京五月三日北渡留滯聊城

甲午 宋理宗 端平元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宋理宗 嘉熙元年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宋理宗 淳祐元年 元 禹其后称制元年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元定宗 元年
丁未
戊申
己酉 元無主

四十五歲 羈管聊城

四十六歲 七月在濟南 八月在莘縣

四十七歲 三月遊泰山 九月寓居陽平

四十八歲 冬復來東州

四十九歲 夏還東平 八月二日別冠氏客濟上二百人濟源寓舍

五十歲 正月遊濟濟祠 八月在倪庄 十月還在濟書山

五十一歲 在東平

五十二歲 在濟玄山

五十三歲

五十四歲 八月在濟城 九月遊黃華山 冬自彰興之濟中自至中南歸之慶源

五十五歲 五月遊嘯野西山 秋在洛陽 冬還洛西擊先夫人旅殯

五十六歲 秋遊崞山祠 十二月拜林廟 是夫名在東平

五十七歲 過彰德

五十八歲 在彰興

五十九歲 在洛陽按先生示程孫詩明年吾六十則還年直在洛陽也 六十歲 四月十七慶石嶺八月在鎮州 九月還益都

寄庵先生墓碑

朝散大夫胡公神道碑

康戌

章武　元憲宗
元年

壬子

癸丑　宋理宗
寶祐元年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宋理宗
寶祐五年元憲
宗七年

六十一歲　二月還自鎮州
七月至順天

六十二歲　自太原東至鎮陽
夏五月在太原

六十三歲　在鎮陽　孟冬之
東原　住張萬戶宅

六十四歲　夏至故都冬
住濟寧

六十五歲　正月故園道中
六月遊臺山　七月還太原
十二月四日也鎮陽

六十六歲　二月廿一歸自汴來
八月自鎮陽往東平　十月
住鎮州

六十七歲　挈家游龍泉

六十八歲　二月在張村
九月四日辛於獲鹿寓舍

王黃華墓碑

繼愚軒和党承旨雪竹

辛巳年若氏仍不和同故
今古哉詩人擬〻剖毛衆五愛陶與韋冷然叩詠玉大雅久不作陶韓作
岳固未音叩寧寞一瓠動隣屋如清鶴夢月寫虛牖白頭兩
遠編沿渭山自是雅為起如原實乘薦芳蓋
君軒具詩眼論文貴天然能世今時人雕鎸寡
徒面與歸田出為生作詩真寫神雕飾真厭殊想恐
乃知時世移彩繪徒爭妍枝條是自樂白為君名章

他歸君田出貴師雪竹詩林和雪竹之作〻聯倦絕超俗